

诗人沈佺期、刘禹锡等曾去过越南传播医药知识。《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记载唐代从越南输入的药物有：白花藤、庵摩勒、丁香、詹糖香、苏方木、白茅香、桐木等十几种。《唐六典》中还详细记载了安南(今越南)所贡的龟壳、槟榔、鲛鱼皮、蜈蚣胆等药材。林邑(今越南中部)国王于唐开元、天宝、贞观年间来华，献沉香、琥珀、真珠、犀角等名贵药材。唐代中越医药交流为以后的医药往来奠定了基础，因此才有宋元以后两国医生、医籍的频繁交往和大宗的药材贸易出现。

印度医药伴随着佛教文化而传入，到隋唐时期，两国之间的医药交流愈加广泛。《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等 11 种。到唐代龙树药方、耆婆万病丸之类已融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的医方之中。古印度生命吠陀医学理论对藏医学也产生相当影响。唐代引入印度药材有阿魏、河黎勒、郁金香、豆蔻、龙脑、丁香等。671—695 年，唐代义净和尚居印度 20 余年中，将自身保健方法传播给印度。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写道：“若患热病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若亦佳也。”他也将印度独特的断食疗法、涂油热熨灸、探吐、养生法以及三等丸、干姜汤等药方介绍到中国。

中国医学对日本医学的影响历史久远，自秦汉时我国医学即开始东传日本。从隋大业四年，即日本推古天皇十六年(608 年)开始，已有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在唐代，日本共派出 12 次遣唐使，其中有许多是医师，他们带回了中国医药知识，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701 年日本制定的大宝律令疾医令，也仿唐制。754 年鉴真和尚应邀去日本传播宗教文化，带领弟子数人不畏艰险，历经十载，六次东渡，终于到达彼邦。鉴真博学多才，精通医药。据《东征传》记载：“天宝二年十二月东下时，除用物法器外，带麝香二十脐，沉香、甘松香、龙脑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等六百余斤，又有萼茛、河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石，甘蔗八十束。”他曾治愈日本光明皇后的疾病，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日本古文化遗产“正仓院”药物，是现存较古老的唐代生药。据日本宫内厅药物调查班考察，正仓院药物，有几十种是由中日“官营贸易”输入日本的。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至少从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就有了医药交流。7、8 世纪中国炼丹术曾多次传入阿拉伯，而后至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隋唐时期来自阿拉伯国家(波斯、大秦、大食、西海等)的药物有安息香、胡椒、没食子、番红花、胡椒、阿魏、底野迦等数十种，这在《诸蕃志》、《旧唐书》中均有记载，并很快被收入各类本草著作中。

第五节 宋代的本草学 (960—1279 年)

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为了巩固赵宋的封建统治，从宋太祖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的措施，防止封建割据现象再起，并实行文官政治。北宋在对付西夏、辽、金的军事行动上很少有占上风的时候，但自宋、辽“澶渊之盟”之后的近百年间，毕竟得到了相对的和平。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商业交通的便利，因而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医书的印刷，而且对整个科技文明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王安石变法，改革了科举制度，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进一步促进了北宋文化科技的高度发展。

12 世纪初叶，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国号金。金兵灭辽后，不

断南侵，终于在 1127 年迫使宋室南迁，严重摧残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繁荣的科学文化。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连年对金作战，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从而加速了对南方资源的开发和海上交通的拓展。诸如印刷业、商业贸易等，在临安等大都市中亦相当繁荣。北宋时不断兴盛的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至南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文化教育也得到了恢复。然而宋代积弱积贫的局面并未有所改变，因而当代金而起的元蒙日渐强盛时，南宋朝廷终于在 1279 年彻底覆亡。

宋代在科学文化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注意到这么一种现象：“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p. 134)本草发展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宋代的本草文献处于由手抄过渡到以版刻为主的转折性历史时期，由于当时的本草学家杰出的工作，在本草文献和民间药物经验整理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使宋代本草在整个本草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北宋官修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出色地完成了对前代本草资料的汇编校订和当代药物的发掘整理工作，唐慎微的《证类本草》集北宋以前本草之大成，从而使宋代本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嘉祐年间的全国药物大普查，使药物基原辨正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南宋本草在考订药性、精简本草内容以符实用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时期还首次建立了国家药政管理机构——药局。药物炮制、制备在继承发扬古代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民间新的用药经验不断积累，药理探讨受到重视。为此后金元时期药理发展创造了条件。富有成效的中外药理学交流，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本草学内容。宋代本草学的发展表明，我国传统药物学在此时已经比较成熟。这一时期本草在多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其在同期世界药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领先地位。

一、本草文献

(一) 概述

唐和五代时期本草学的蓬勃发展，产生了至少 70 余种本草文献，但是，经过残唐、五代的战火兵燹，使本来就流传不易的手抄医药书籍备受凋零。因此，宋代本草学家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古本草文献进行抢救和整理，并且尽可能保持其原有面貌。印刷术的发达为宋代用新的版刻形式整理传播药理学知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处理手抄医书中存在的朱墨分书和彩绘药图等技术细节问题。

北宋王朝充分发挥了国家统一、技术条件齐备的优势，顺应了本草发展的历史趋势，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了主要本草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历史任务。北宋帝王对医药异乎寻常的关注，某些儒臣对医药的偏好和重视，促成了这一时期官修本草的繁盛。宋代立国之初，就发布了“访求医书诏”。这样的征集医书之举在宋代不止一次，直到北宋末年还在继续。《天宝单方药图》就是当时征集到的药书之一。该书对苏颂编写《本草图经》有很大的启发，苏颂曾说：“《天宝单方》，但存一卷。类例粗见，本末可寻。宜乎！圣君暂辅留意于蒐集也。”

利用国家的力量搜集医药资料，为整理和编写本草书籍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北宋《嘉祐本草》引用文献 50 余种，其中本草书即有 16 种。这 16 种古本草大多数在宋代已很稀见，宋初编《开宝本草》时尚未见引用，可见宋代长期的征集医药文献对保持本草的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政府机关对古文献的重视也对民间有志于医药书籍编写的人员产生了影